

春树 文字里的轻轻转身 轻轻暴露疼痛青春的B面

已亥冬叩

作家出版社
世界上狂野的心行们

春树
著



世界上狂野的心行们

己反求命

春树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 条命：世界上狂野的少年们/春树著. -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05.6

ISBN 7 - 5063 - 3311 - 2

I. 不… II. 春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63412 号

2 条命——世界上狂野的少年们

作者：春 树

责任编辑：张亚丽

装帧设计：视觉共振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：100026

电话传真：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389299 (邮购部)

E - 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>

印刷：北京乾沣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890 × 1240 1/32

字数：220 千

印张：6.25

插页：3

印数：001 - 20000

版次：2005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3311 - 2

定价：16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前 言

这是两个女孩的故事。遇断和好孩子楠楠。有一天遇断这个名字突然从我脑海里蹦了出来，没有理由没有征兆。为什么是遇断呢？我不知道。遇断更像一个清醒自知的作家的名字，而好孩子楠楠，带有童年的笑容和痕迹，像一个喜欢音乐的、我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小孩名字。于是定下了这两个名字，像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两样事物——文学和音乐。

整个故事像晦涩的电影，没必要讲清开篇结束。仿佛开始就是结束。像我想的那样，一个完整的故事。中间有细碎的枝节，引导故事的走向。最后她们发现是绝望。这令写她们的我也绝望。这个故事从绝望走向绝望，隐隐有些希望却要毁灭一切才能得来希望和重生。

故事发生的主要时间和地点都是模糊的都是代号，所以可以想像是在任何地方。

那些试图从我的小说中找到我切实生活的人这次要失望，这不再是什么“半自传”，我也不再用我的名字出现在小说中。两位主人公，无论怎样拼接混合都仍是分裂状态，她们身上有我的情绪，却没有我的影子。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她们真实存在，遇断和好孩子楠楠。你们注定今生不得相遇，纵然相遇，只能是生离死别。但若心中有个起码的信仰，也是幸福的吧？两个女孩，最大的纯洁。

于是我虚构出Never hood法律，在这里只是一个引子，为发生的故事作的铺垫，谁知道怎样更惨烈呢？故事中的年轻人，沉迷于网络和游戏，在现实生活中变得越来越冷酷，于是他们最终被完全毁灭。试图找救赎的人，拜Never hood所赐，得到了同样的结局。唯一的幸存者遇断在感叹“活不下去”。

我为曾经的我和现在正少年人的人写作，为了“被抛弃的孩子们”，为了曾经的我们，为了那些会问“星星是什么颜色”的人写作。我希望它简洁干脆，那些我虽然很喜欢但影响整个情节的片断我都痛下决心删了去。

小说的英文名是The hard task If living，翻译成北京话就是“活

不下去”。但这个我喜欢的名字却最终无法用它，人们帮我想了一系列有创造性、打擦边球的名字：《不能叫活不下去》、《活不活，看着办》、《得活下去》、《大爷我不活了》、《活不下去，也得活》等。最终我决定叫《2条命》，CS都是半条命，这本书洋洋十几万字，写的也无非就是2条命。

其实副标题叫《世界上颓废的少年们》更合适一点，但估计编辑又得跟我急。是啊，不能叫《活不下去》，你叫我怎么活下去！

我宁可它暴烈、狂妄、不管不顾。

春 树

目 录

	前 言	
	上 部	
	第一章	■ 3 ■
■ 28 ■	第二章	
	第三章	■ 33 ■
■ 49 ■	第四章	
	第五章	■ 77 ■
■ 95 ■	第六章	
	下 部	
■ 117 ■	第七章	
	第八章	■ 131 ■
■ 151 ■	第九章	
	第十章	■ 151 ■
	后 记	

[illegible]

上
上
上
上
上

上
音



第一章

第一个

“你会有和我一样的感觉吗？”

小四走在S城的街道上，这是他从L市来S城后的第二个礼拜。S城是X国的首都。他是为了女友来S城的。而来到S城后没几天，女友对他说她原来的男朋友来找她了，她希望小四能给她时间解决，一般说完这种话就是分手的前奏，于是二人就分手了。

小四想找一份工作。

在X国的首都可不能光呆着不工作，否则没饭吃。S城很大，这里生活的人们的压力也比在别的城市的人要大一些。

遇断和小四认识，还是因为在一次演出中，宝莹向遇断介绍坐在她对面的那个男孩是她刚认的弟弟。宝莹有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朋友，干哥哥干弟弟之类，她现在的男朋友谢北说她是一个“混世大魔王”。宝莹确实有“混”的素质和能力，周旋在一帮三流人物中间，见风使舵、笑颜如花、互相利用、自私自利，伤害别人以避免伤害自己。这个青城来的小姑娘第一次见遇断时还是在谢北的家里，后来有一段时间遇断和宝莹比较亲密，很快两个人就意识到双方不可协调的差距。

宝莹用了几个月时间就摸清了S城各种娱乐场所，用她现实和精

明的品质知道哪的衣服便宜又好看，哪里有特色饭馆，甚至哪里有一座可以进去和道士聊天的道观。宝莹从S城错综复杂的公交线路中总能找到最近的那一条，众所周知，在S城很少能一次性地到达一个地方，除非你自己开车或坐出租汽车。而宝莹就像一张交通地图，只要跟着她，总能坐三路倒四路换五路七扭八拐到达目的地。

遇断看着对面那个很瘦、眼睛很大、鼻梁有点歪的小家伙——他看起来年轻，有些焦虑，虽然一直在微笑。遇断对他说：“你长得有点像陈冠希。”

小四笑起来：“是吗？我倒觉得我像赵本山。”

宝莹也笑起来。

遇断的眼神突然黯淡了一下。她现在每天都感到孤独，不是没有朋友，而是那种孤独的感觉存于她的体内已太久太久，她想掩饰，却不禁流露出来。其实就是个傻子也能感觉到她某一秒钟的孤独。

她脱下蓝色毛衣，对面小四的眼睛似乎亮了一下。她里面穿着的是一件胸罩样式豹纹图案的上衣，因为用料节省而显得暴露，尤其现在正是冬天，但是房间里有空调，温度起码在二十度以上。

在和小四聊天时，她突然感觉有东西砸在她身上，那是用宣传单捏成的小纸球。那宣传单是橙色的，就像一个个的橙色小炸弹。打得并不重，像是抚摸。她意识到这是挑衅，但根本没有在意。在这个圈子，她太有名，也有太多喜欢和讨厌她的人，但几乎没有人真正理解她。除了以前的谢北。那确实是以前了。现在谢北就坐在她右边，相隔不过半米，却像在两个世界。

每次和谢北见面说过话后，她都能感觉到他们的言不由衷，不过真让他们敞开心扉说什么，恐怕也很难。他们确实已经不再信任彼此，但要是半年、一年见不到谢北一次，也觉得怪想的。

这是一种后遗症，一种经历过强烈、深刻友谊残留下来的后遗症。

后来她发现纸球是从楼上飞下来的，她瞥了一

眼楼上，那里黑乎乎的，看不清，只是影影绰绰地有人。她知道，从楼上看楼下会非常清楚。也就是说，她处在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，而“敌人”，在暗处。

好像敌人总在暗处。

演出中有一个人引起了她的注意。那是个大概十五岁左右的男孩，个头不高，眼睛非常漂亮。可以这么说，他是遇断所看到的最漂亮的男生。他的漂亮中带有一种迷惘的感觉，仿佛在思考什么问题。后来遇断发现他是一支乐队的鼓手。她不知道他叫什么，她给他起名叫“一张年轻的脸”。

演出过程中，小四凑过来对遇断说：“你猜猜我的网名是什么？”

遇断想了一下，然后恍然大悟道：“你就是——？！”

“对，是我，”小四说，“我就是某某。”

这是他们都常常去的一个网站的一个网友的名字，遇断之所以很熟悉的原因是曾在另一个网站看到一个人给“某某”写过的一首诗，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理由是，宝莹和谢北也是办Punk网站的，他们认识的人基本上都喜欢Punk。

临走时，他们互相留下了联络方式。第二天，遇断收到小四的电话，他约她去网吧玩CS。遇断带他去了一家她喜欢的网吧。那家网吧在朝阳区，网吧设计得像太空舱一样，用的是透明的天蓝色，而厕所是黯绿色，像苔藓。有大大的镜子，厕所里几乎没有人。半透明的磨砂玻璃门，遇断喜欢轻快地关上门，快速地上完厕所，然后在镜子面前用自来水打湿头发。

她给那家网吧起名叫“沙漠尽头”。其实那家网吧有一个简单上口的通俗名字，和一种台湾出产的香烟同名，但她不喜欢，嫌太大众化，她想让这家网吧成为她和她的朋友的专属网吧，那就只有一个办法，给这个网吧重新起一个只有她才知的名字，于是她叫它“沙漠尽头”。

她总觉得这家网吧会发生一些事。

这里二十四小时营业，二十四小时都有人进来上网，网吧放着轻声的流行音乐，每个人都可以沉浸其中或只把它当背景音乐。二十四小时这里都可以抽烟，没有人来管。二十四小时这里都可以点菜，服务员会在半小时之内给你端来你需要的食物。

遇断到时小四已经到了。他选择了四人的机器位置，电脑都是超

薄的显示屏，在这四人的小空间里上网，电脑的声音都是公共的，能让其他三人听到。也就是说，在这里听歌，有点像点播台。小四在看网站，他放了几首PUNK歌曲，声音有点大。遇断听得津津有味，而另两人（一男一女，女大概二十岁，男大概二十五——三十五），女的在玩游戏，男的则皱着眉，居然开始放歌剧。

“真烦。”小四不满地说。

讨厌的人。遇断并没有说出口，因为她看到对面的男人似乎凶光一闪。

在玩游戏和浏览网页的过程中，遇断心有不宁，她不想早回家，但也不想网吧这么呆着。而和小四联手打游戏让她仿佛又有了同伴的感觉，这种感觉让她不再孤单。遇断把这种心情和小四说了，小四好像也体会到这种感觉。他说，我也不想回家，哪儿还有什么好玩的地儿吗？遇断说：“我想吃冰淇淋”。小四说：“我给你买”。一会儿他空着手回来了，说：“这里没卖的，对面有没有肯德基和麦当劳啊？”“那儿早下班了。”遇断打断他的幻想。于是两个人坐在电脑面前发呆。而此时网吧里的人依然不见减少，大多数人都在玩网络游戏。遇断的CS玩得很差，她很少玩，因为每次玩她都在二十秒之内必死无疑，还是回家跟机器玩吧，省得丢人。

“S城现在越来越没劲了。”遇断嘟囔道。

小四没说话，他太年轻，还没有经历过“美好”的青春，还没有真正地活过。也许他还能找到激情，也许他出生得太迟，激情早就被比他大几岁的人消耗光了。小四出生于1986年，他赶上了网络游戏的时代，在他年轻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什么叫互联网了。

“我们走吧。”遇断说。

“再也没有过去的激情了。”这是遇断的真实感受。

再也没有当初的感觉了，再也没有那种年轻得想跳起来，想和任何人争论，对任何事情都不屑一顾

的感觉了。连当初最喜欢的长安街也变了。我不再爱长安街了。难道是我老了？！遇断不断地否定，又不断地肯定。也许是我的青春过得太快速，以至于我有些接受不过来。也许是我的青春太短暂，让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有了苍老的感觉。

这种感受，小四明白不明白呢？也许他过几年就会明白，也许他永远都不会明白。虽然遇断只比小四大三岁，可在这个时代，一岁相差就有了代沟。小四似乎正在无忧无虑地走着，他只是迷茫。为了爱情，为了一份找不到的好工作。小四对遇断说，你帮我找找工作吧。遇断说我试试吧。

街上刮着风，他们的背影看起来还年轻。

遇断带小四来到她家。刚下出租车时，遇断差点没吐，车上的汽油味让她受不了。到了家，他们打开电脑玩联手玩游戏。

小四问道：“遇断，你有没有过孩子？”

遇断愣了一下，小四没有问她有没有怀过孕，却问她有没有过孩子。“孩子”两个字让她有点不适应。

“没有过。”她说，“你呢？”

“我有过两个，和我原来的女朋友。”小四的口气还是那么孩子气和漫不经心。

“你女朋友多大了？”

“和我一样大。”

“哦。”

她差点脱口而出教训小四一顿。但她最后也没开口，小四就是一个小孩儿，小孩儿的特性不就是不负责嘛。跟他说什么呢？我又不是他妈。

“对了，你上次看演出时穿的那件衣服很好看。”小四道。

她换了另一件黑色紧身裙给小四看，小四说这一件更漂亮。遇断没有说裙子的价钱，小四说，天呐，你像女神！

女神……这个词，遇断17岁时就听到过，那时，她的男朋友说，如果我说我爱你你会相信吗？你是我心中的女神。

小四，这个没名的年轻小子，这样的年轻男孩，在这个圈子里没有80个也有100个。在整个X国，有几千万。年轻，有梦想或没梦想，积极或颓废，一文不名。要不是遇断的心血来潮，小四根本没有机会和她进一步接触。

她想起一个人曾给她的“忠告”：不要和没钱或不成功的人做爱，

2

示
前

甚至不要和他们接触。

她违背了这个原则，因为她寂寞。小四让她想起她的过去。看到小四，她回忆起她年轻的时候。

后来她实现了她的梦想，才知道很多事情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，那污秽的成人圈子让她受不了，而年轻人还是那么愚昧，他们像从前的她一样，梦想着有钱有名，把她当活靶子打击，更多的年轻人沉迷在电脑和网络游戏中，迷失心智，消耗能量，不思进取。她也再没有从前的好朋友了，他们或者已经对现实感到失望，消极避世，或者看透了爱恨，早已经不出来了。他们说：“给风的预言，只给风。因为只有风倾听……”还有的人，已经消失了。当初和她一起看演出的人，有很多已经不看了，当初她看演出的乐队，大多都已解散。

她向后望去，发现自己孤独地站在路中央。

到了该睡觉的时候了。遇断在地上给小四铺了床垫和被子，还有枕头。做完这些她又想笑了，我这是在干什么呢？于是她对他说，我们一起睡到床上吧。

在床上时，他们还不断地小声聊天。遇断不知道小四在想什么，他似乎很轻松和从容，并没有试图亲密的想法，也许这一晚上（其实是半个晚上和一个上午）他们会相安无事，他们甚至没有拉手，没有碰到对方任何一丁点儿的皮肤。如果不小心碰到了，他们就会立刻缩回去。直到大约一个小时后，他们才亲吻。没有一点激情，像是一种形式，一种承认对方是同类而做出的行为。似乎性爱也是可有可无的，他们的做爱就像是青草发芽一样，是一种生理行为，又是如此坦荡、青涩、简洁。遇断抚摸着小四的胳膊和身体，他太瘦了，简直就像是一个小小的骨架，似乎还没有长大。这让遇断有了些罪恶感，她感到自己在和一个孩子做爱，而孩子是应该抚摸或亲吻的。做爱太激烈，不适合小四他们。

可是如果他们自己觉得适合，那就是适合。

小四很快就平息了。这过程很快，遇断觉得就

像一场对话，非常简洁的对话。没有高潮，没有过程，只是简单的“你好”、“你好”打个招呼就结束了。后来他们才亲密了些，才互相碰碰对方的手，或者轻轻亲一下对方的脸。多亲一下都似多余，都似失态。

醒来后，小四弹了一会儿吉他。

宝莹给遇断打电话，小四紧张起来，千万别说我在你这里，宝莹在找我。

于是遇断对在电话里焦急的宝莹说，我不知道小四在哪里。或者你再问问别人吧。

小四松了一口气。

而当小四走后，遇断突然很想他。见鬼！怎么会在一夜之后想一个男人呢？这是种幼稚的错误！她考虑了半天，还是给小四发了个短信，问他想不想自己。

半天，小四才回过短信：“嗯，有一点儿想，但只是一点儿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什么也别说了。”她很沮丧，感觉自己很傻，居然会对一个小孩着迷，而在对方眼里，昨夜只是一夜情而已。

“你没事儿吧？”过了一会，小四发短信过来，他反过来安慰她，让她感到自己有点儿失态了。

悲伤

“如果你出了专辑，
名字就叫《第二次青春》吧。”

玲子说：“好孩子楠楠，你又是个人来看演出的？”

他们走在看完演出回家的路上。新修好的马路非常宽阔。暗夜。无路灯。玲子用手搂着小塘的腰，好孩子楠楠走在旁边。

“是啊。”好孩子楠楠说。

“不过没关系。”她说，“这样也挺好的，起码我还像以前一样看演出。不过说实话，现在和以前比起来，实在是太没劲了。我还是喜欢原来的一些乐队。现在的音乐氛围我不喜欢，现在的演出场地我也不喜欢，大家都变了。”

前面的人有人打到了车，他们还得等。

“我现在挺想玩乐队的。”

“你想玩什么风格？”